

1988

刘震云：

阎连科：

陆文夫：

刘 恒：

张廷竹：

江 源：

苗长水：

浩 然：

新兵连

两程故里

故事法

伏羲伏羲

支那河

纸床

我的南温河

笑 话

中篇小说选



第 1 辑

1988

中 篇 小 说 选

阎 纲 肖德生
傅 活 谢明清 编选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九八九年·北京

责任编辑：刘海虹 于砚章

封面设计：张守义

1988年中篇小说选(第一辑)

1988 Nian Zhongpian Xiaoshuo Xuan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)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字数 359,000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16\frac{1}{16}$ 插页 2

1989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9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,001—5,200

ISBN 7-02-000893-3/I · 894 定价 5.85 元

目 录

新兵连.....	刘震云 (1)
两程故里	阎连科 (61)
故事法.....	陆文夫 (151)
伏羲伏羲	刘 恒 (188)
支那河.....	张廷竹 (279)
纸床	江 灏 (364)
我的南温河	苗长水 (415)
笑话	浩 然 (464)

新兵连

刘震云

到新兵连第一顿饭，吃羊排骨。肉看上去倒挺红，就是连连扯扯，有的还露着青筋。这一连兵全是从河南延津拉来的，农村人，肚里不存啥油水，大家都说这肉炖得好吃。“这部队的肉就是炖得有味儿。”但大家又觉得现在身份不同往常了，不能显得太下作，又都露出不大在乎的样子，人人不把肉吃完，人人盘底还剩下两块骨头。全屋的人，就排长把肉吃完了。排长叫宋常，二十七八岁，把我们从家乡领到这远离家乡的地方。排长吃完肉，背着手在屋里转了一圈，看了看各人的盘底，问：“大家吃饱没有？”

大家异口同声地答：“吃饱了，排长！”

“吃饱了整理内务吧！”

“整理内务”，就是整理房子。这房子里，除了排长挨窗户搭一个铺板。我们班里十几个人全一个挨一个睡地铺。这时我的一个同村，也是同学，小名叫“老肥”的，便要抢暖气包，说：“我这人爱害冷，还是挨着这玩意儿合适！”

其它几个外村的，便撅嘴不高兴：“你爱害冷，谁不爱害冷？”

这时排长正在床板上翻自己的脏衣服（路途上换下的），不

翻了，当头一声断喝：“李胜儿！”

“李胜儿”是“老肥”的学名，我们在火车上已经学会了立正，“老肥”赶忙把手贴到裤缝上答：“到！”

“睡到门口去！”

“老肥”撅嘴不高兴：“我不睡门口，门口有风。”

“有风你就不睡了？你说，你不睡谁睡？谁睡合适？你指一个！”

“老肥”指不出谁睡合适，因为指谁得罪谁。

排长说：“你指不出，就是你睡合适。你表个态，你睡合适不合适？”

这时“老肥”的眼圈红了，说：“合适。”

排长说：“既然你自己说合适，那你就睡吧。”

排长走后，“老肥”边在门口摊铺盖卷，边埋怨大家：“你们都不是好人。咱们是老乡，你们怎么当着排长的面挤兑我？”

大家说：“是你要抢暖气包，谁挤兑你了？”

下午，以一个班为单位，一块出去熟悉环境。这时“老肥”找到我，眼圈红了：“班副，我看我完了。”

我说：“刚当一天兵，怎么说完？”

他说：“看来排长对我印象极差。”

走在旁边的白面书生王滴插言：“谁让你尿排长一裤了？”

这是在闷子车上的事。我们从家乡到部队来，坐的是闷子车。车上没有尿罐，撒尿得把车门打开一条缝，对着外边直接滋。“老肥”有个毛病，行动中撒不出尿，车“哐哩”“哐当”的，他站在车门口半小时，没撒出一滴尿。别人还等着撒，便说：

“你没有尿，占住门口干什么？”

“老肥”说：“怎么没尿？尿泡都憋得疼，就是这车老走，一滴

也撒不出来。”

这时排长见车门口聚成一蛋人，便吆喝大家回去，又拉“老肥”：“尿不出就是没尿，回去回去！”

谁知“老肥”一转身，对着车里倒撒了出去，一下没收住闸，尿了排长一裤。把排长急得蹦跳：“好，好，李胜儿，我算认识你了！”

王滴的话说中了“老肥”的心病。“老肥”的眼圈更红了。

我安慰“老肥”：“你不要太在心，尿一裤不说明什么。”

“老肥”又悄悄对我说：“王滴最会巴结排长了，中午我见他给排长洗衣服。”

我说：“行了行了，谁不让你洗了？”

正说着，眼前走过一队蒙古人。长袍短褂的，骑着马，大衣领上厚厚的一层人油。河南哪里见过这个？大家不再说话，立在那里看。

突然王滴问：“怎么不见女的？”

一个叫原守——大家都喊他“元首”的，用手指着说：“怎么没有女的？那不是，勒红头巾的那个！”

果然，一个人勒着红头巾，是个女的。只是长得太难看了，脸晒得黑红。

这时王滴说：“我明白了，边疆地带，能有这样女的，也算不错了。”接着正了正自己的军帽。

蒙古人过去，又看四周。四周是茫茫一片戈壁。王滴指着地上一个挨一个小石子，告诉大家，所谓戈壁，原始社会便是大海，不然怎么一个挨一个小石子？不然怎么到现在还寸草不生？

“老肥”不满意了：“怎么寸草不生？看那不是树木，还有一

条河。”

大家顺着“老肥”的手指看，果然，远处有一簇黑森森的树棵子，旁边还有一条河。它的上方，升腾着一片水汽，在空气中颤动。

可离开那簇树棵子，别的地方就没有什么了。

于是大家说：“别管大海不大海，反正这地方够荒凉的！”

王滴说：“排长带兵时，还说在兰州呢，谁知离兰州还有一千多里！”

“老肥”说：“那你还给排长洗衣服！”

王滴马上面红耳赤：“谁给排长洗衣服了？”

两个人戥到一起，便想打架。我把他们拉开。这时班长站在营房喊我们，让我们回去开班务会。

班长叫刘均，是个老兵，负责我们的军事训练。班务会就在宿舍开，大家各自坐在自己的铺头上。班长讲了一通话，要大家尊敬首长，团结同志，遵守纪律，苦练杀敌本领。接着又对中午吃饭提出批评，说大家太浪费了，羊肉排骨还不吃完，每人剩下两块，倒到了泔水桶里；以后不要这样，打到盘里的菜就要吃完，吃不完就不要打那么多。大家听了，都挺委屈，原是为了面子舍不得吃完，谁知班长又批评浪费。于是到了晚饭，大家不再客气，都开始放开肚皮吃。盘底的菜根儿，都舔得干干净净。“元首”一下吃了八个大蒸馍杠子。似乎谁吃得多，谁就是不浪费似的。

这时“老肥”又出了洋相。下午的菜是猪肉炖白菜。肉瘦的不多，全是白汪汪的大肥肉片子，在上边漂。但和家里比，这仍然不错了。大家都把菜吃完了，惟独排长没有吃完，还剩半盘子，在那里一个馍星一个馍星往嘴里送。“老肥”看到排长老不吃

菜，便以为排长是舍不得吃，也是将功补过的意思，将自己舍不得吃的半盘子菜，一下倾到排长盘子里，说：

“排长，吃吧！”

但他哪里知道，排长不吃这菜，是嫌这大肥肉片子不好吃，突然闯来“老肥”，把吃剩的脏菜倾到自己盘子里，直气得浑身乱颤，用手指着“老肥”：

“你，你干什么你！”

接着将盘子摔到地上。稀烂的菜叶子，溅了一地。

晚上睡觉，“老肥”情绪坏极了。嘴里唉声叹气，在门口翻身。我睡醒一觉，还见他双手抱着头，在那里打滚。我出去解手，他也趿拉着鞋跟出来。到了厕所，带着哭腔向我摊手：“班副，我可是一片好心啊！”

我说：“好心不好心，又让人家气了一顿。”

他说：“排长急我我不恼，我只恼王滴他们。排长急我时，他们都偷偷捂着嘴笑……”

我说：“自己干了掉底儿事，还能挡住人家笑？”

接着又安慰他两句，劝他早点睡觉。他说：“班副，你得和我谈谈心。”

我说：“看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谈心。快点睡吧，明天就要开始训练了。”

他叹了一口气，和我回去睡觉。这时月牙已经偏西，只有两个站岗的哨兵，在远处月光下游动。

二

军事训练开始了。一个班为一单位，列成一队练操：齐步走，

正步走，跑步走。还练卧倒和匍匐前进：身子一扑倒在地上，不准用脚蹬，要用两只胳膊拖着身子往前爬……

白天累了一天，夜里也不得安宁，练紧急集合。半夜睡得正香，“嘟嘟”一阵哨响，紧急集合！不准开灯，要你十分钟时间穿得衣帽整齐，背着背包、提着长枪跑到操场上。大家不怕白天训练，就怕晚上集合。十分钟的黑暗时间，屋里吵成一锅粥，不是你拿了我的袜子，就是我穿错了你的裤子，哪里出得去？但连长、指导员已经背着手枪站在操场上，检查人数，看哪班是最后一个。然后严肃地说：几公里处几公里处有特务，限二十分钟赶到。你就拖着长枪、撒丫子跑吧。跑一圈回来，累得通身流汗，气喘吁吁，这时连长、指导员又站在操场等你，检查各人的背包散形没有，衣裳穿错没有。

各班都有出洋相的。我们班出洋相最多的，是“老肥”和“元首”。“元首”长得瘦瘦的，平时一脸严肃，不爱说话，爱心里做事，可做事竟不利落。他爱将左右脚穿反，左鞋穿到右脚上，右鞋穿到左脚上。连长让他出列，在队伍前走一个来回。他鞋成外八字，走来走去，象只瘸腿的病鸭。大家都笑了。散队回宿舍，白面书生王滴说：

“其实连长不该批评‘元首’，紧急集合抓特务，反穿鞋有好处，脚印不宜辨认。”

大家看着“元首”，又笑了。“元首”的两只鞋还没换过来，闷头坐在铺头，也不说话，只是狠狠剐了王滴一眼。

“老肥”出洋相，是爱把裤子穿反，大口朝后，露着屁股。连长不好让他出列展览，只是说有人把裤子都穿反了，“还没抓特务，自己先把裤子穿反！”散队后，“老肥”揪住屁股后边的开口，情绪十分沮丧。似乎特务没抓到，全是因为他的裤子。

夜里不但紧急集合，还得站岗。两人一班，一班一个小时，往下传着一个马蹄表。十七八岁的孩子，在家里还是睡打麦场的年龄，现在白天训练一天，哪里会不困？困不说，还饿。晚饭明明吃饱了，吃了好几个蒸馍杠子，晚上一站岗就饿。饿不说，还冷。这戈壁滩的三九天真不一般，零下十几度、二十几度。轮到我站岗，最向往的地方，是连队的锅炉房。烧锅炉的老兵叫李上进。他和其他老兵不一样，他不欺负新兵，见了我还叫“八班副”，慢慢混得挺知心。他烧锅炉有夜班饭，即七八个包子，自己在炉皮上烤一烤。我每次去，他都匀给我两个，然后坐在烧火的条凳上，踢蹬着双腿，眯着眼看我大口大口吃。他那包子也确实烤得好，焦黄喷香的，吃了还想吃。可惜不能太抢人家的夜班饭，只好抹着嘴说：“吃饱了，吃饱了，”将又递过来的包子推回去。他爱笑，笑得挺憨厚。第一次见面，就问我：

“写入党申请书了吗？”

我摇摇头，说：“刚到部队，就写？”

他拍了一下大腿，似乎比我还着急，挥着手说：“赶快写，赶快写，回去就写！象我，就因为申请交得晚，现在当了三年兵，还没入上！”

可等我背地里打听别的老兵，申请书早交晚交，不是决定的，决定的是找组织谈心。何况李上进没能及时入党，也不是因为申请书递得晚，是因为他受过处分。受处分的原因，是因为他在探亲时，偷偷带回家一把刺刀。刺刀的用途，是为了谈对象。与对象见面那天，他穿了一身新军装，扎上武装带，屁股蛋子上吊着一把刺刀，跟着父母从集市上穿过，觉得挺威风。后来对象是谈成了，但吊刺刀的事不知怎么被部队知道了，便给了他一个处分，也影响了他的进步。第二次见面，我不由关心起他，

问：

“那你什么时候能解决？”

他一手握住插火的铁棍，一手拈着刚钻出的小胡须，说：“据我估计，快了。”

“为什么快了？”

“你看，这不让我烧锅炉了吗？”

我百思不得其解，为什么烧锅炉就能入党？

他说：“领导让你烧锅炉，不是对你的考验吗？”

我恍然大悟，也替他高兴，说：“不管早晚，你总能解决。我听说有的老兵直到复员，还不能解决。”

李上进说：“那真是丢死人了。”

转眼半个月过去了。大家对部队生活都有些熟悉了，连走路也有些老兵的味道了。这时大家也开始懂得追求进步，纷纷写起了入党、入团申请书，早晨起来开始抢扫帚把。随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紧张了。因为大伙总不能一块进步，总得你进步我不能进步，我进步你不能进步；你抢了扫帚把，表现了积极，我就捞不着表现。于是大家心里都挺紧张，一到五更天就睡不着，想着一响起床号就去抢扫帚把。

这时班里要确定“骨干”。所谓“骨干”，就是在工作上重点使用。能当上“骨干”，是个人进步的第一站，所以人人都盯着想当“骨干”。可连里规定，一个班只能确定三个“骨干”，这就增添了问题的复杂性。拿我们班来说，我是班副，是理所当然的“骨干”。另一个是王滴，大家也没什么说的，因为他能写会画，会一横一竖地写仿宋字，出墙报，还会在队伍前打拍子唱歌。问题出在“元首”和“老肥”身上，他们俩谁当“骨干”，争论比较大。这二位都是最近由后进变先进的典型。紧急集合不

再搞得丢盔擢甲。“元首”的办法，是左右鞋分别用砖压住，到时候不会错脚；“老肥”睡觉不脱裤子，自然不会穿反。这样，二人往往比别人还先跑到操场上，表现比较突出。何况平时他们还主动干别的好事。“元首”是不声不响掏连里的厕所；“老肥”是清早一起来就抢扫帚把，有一天夜里还做好事，一人站了一夜岗，自己不休息，让同志们休息。两人比较来比较去，相持不下。这时班长想起了灯绳。在部队，灯绳不是随便拉的，要“骨干”守着。灯绳在门口吊着，“老肥”正好挨着门口睡。如果让“元首”当“骨干”，就要和“老肥”换一换位置。可班长一来怕麻烦，二来“老肥”睡门口是排长决定的，于是对我说：“让李胜儿当吧。”于是，“老肥”就成了“骨干”，继续掌管灯绳。当初让“老肥”睡到门口是排长对他的惩罚，现在又因祸得福，当上了“骨干”。“老肥”露着两根大黄牙，乐了两天。而“元首”内心十分沮丧，可又不敢露在面上，只好给班长写了一份决心书，说这次没当上“骨干”，是因为自己工作不努力，今后要向“骨干”学习，争取下次当上“骨干”。其他十几名战士，也都纷纷写起了决心书。

这时连里要拉羊粪。所谓羊粪，就是蒙古人放牧走后，留在荒野上的一圈圈粪土，现在把它们拉回来，等到春天好种菜地。连里统一派车，由各班派人。由于是去连里干活，各班都派“骨干”。轮到我们班，该派王滴和“老肥”。可王滴这两天要出墙报，我又脱不开身，于是班长说：“让‘元首’去吧。”

“元首”原没妄想去拉羊粪，已经提着大枪准备去操场集合，现在听班长说让他去拉羊粪，干“骨干”该干的活，一下乐得合不住嘴，忙扔下大枪，整理一下衣服，还照了一下小圆镜，兴高采烈地去拉羊粪。拉了一天羊粪回来，浑身荡满了土，眉毛、头发里都是粪末，但仍欢天喜地的，用冷水“呼哧呼哧”洗脸，

对大家说：“连长说了，停两天还拉羊粪！”

接着又将自己的皮帽子刷了刷，靠在暖气包上烘干。这时外面“嘟嘟”地吹哨，连里要紧急集合点名。“元首”一下着了慌。排长急如星火地进来，看到“元首”的湿帽子，脾气大发：

“该集合点名了，你把帽子弄湿。弄湿就不点名了？你怎么弄湿，你再怎么给我弄干！弄不干你戴湿帽子点名！”

可怜“元首”只好戴上湿帽子，站在风地里点名。数九寒天，一场点名下来，帽子上结满了玻璃喇叭。这时排里又要点名。排长讲话，批评有的同志无组织无纪律，临到点名还弄湿帽子。大家纷纷扭头，看“元首”。“元首”一动不动。

排里点完名，“元首”不见了。我出去寻他，他仍戴着湿帽子，坐在营房后的风地里，一动不动。我以为他哭了，上去推他，他没哭，只是翻着眼皮看看我。我说：

“‘元首’，把帽子脱下来吧，看都冻硬了。”

他突然开始用双手砸头，一个劲儿地说：

“我怎么这么混！”

我说：“这也不怪你，你今天拉羊粪了。”

这时他“呜呜”哭了，说：“班副，这都怪我心笨。”

我说这也不能怪心笨，谁也没想到会突然点名。

他渐渐不哭了，又告诉我，他今天收到他爹一封信，托人写的，让他在部队好好干，可他今天就弄了个这。

我说这没什么，谁还不跌交了？跌倒爬起来就是了。

他点点头。

第二天一早，“元首”递给班长一份决心书，说昨天弄湿帽子的思想根源是无组织无纪律，现在跌倒了，今后决心再爬起来……

三

各班正在训练，连里突然集合讲话，说近日有大首长要来检阅，要各班马上停止别的训练，一起来练方队。大家都没见过大首长，一听这消息，都挺兴奋。一边改练方队，一边悄悄议论：这首长有多大？该不是团长吧？夜里我和班长站岗，我问班长，班长本来也不一定知道，但他告诉我这是军事机密。

练了十几天方队，上边来了通知，明天就要检阅。这时告诉大家，来检阅的不是团长，也不是师长，是军长！军营一下沸腾起来，说军长要来检阅我们！有的当即要给家写信，说这么个喜讯。班长也兴高采烈地对我们讲，军长长得什么样什么样，到时候检阅可不要咳嗽。接着又重新排队，谁站哪儿谁站哪儿。大家又“稀里哗啦”地卸枪栓，擦枪，把刺刀擦得明晃晃的。

晚上刚刚八点钟，连里就吹起了熄灯号，要大家早点休息，养精蓄锐。灯虽然熄了，但大家哪里睡得着？后来不知怎么睡着了，外面又“嘟嘟”响起了哨声。大家一怔，“元首”急忙问：

“又搞紧急集合吗？”

大家慌了手脚，也不敢开灯，黑暗中开始穿衣收拾背包，纷纷埋怨：“明天军长就要检阅，怎么还搞紧急集合？”

这时连长进来，“啪”一下拉着灯，告诉大家，不是紧急集合，是提前起床。起床后立即到食堂吃饭，吃了饭立即站队上车；八点钟以前，要赶到军部检阅场。

大家松了一口气，提着的心又放下了。纷纷说：“我说也不该紧急集合。”又象昨天一样兴奋起来。看看窗户外边，还黑咕隆咚的。

东方出现了血红血红的云块。这是大戈壁滩上的早霞。大戈壁一望无际，没有遮拦，就等着那红日从血海中滚出。仍是数九寒冬天，零下十几度，但大家都不觉得冷，挤着站在大卡车上。司机似乎也很兴奋，车开得“呼呼”的，遇到沟坎，大家“喔”地一声，被车厢簸起来，又落回去。大枪上的刺刀，都上了防护油，一人一杆，抱在怀里。

军部检阅场到了。乖乖，原来受检阅的部队，不止我们一个连，检阅场上的人成千上万，一队一队的兵，正横七竖八开来开去，寻找自己的位置。我问班长：“这有多少人？”

班长在人群中搭着遮檐看了看，“大概要有一个师。”

人声鼎沸，尘土飞扬。我们都护着自己的刺刀，不让沾土。连长屁股蛋上吊着手枪，在队伍中跑来跑去，一个劲儿地喊：“跟上跟上，不要拉开距离！”

大家便一个挨一个，前心贴后心，向前挪动。

七点半了，队伍都基本上各就各位。行走的脚步声、口令声少了，广场上安静下来。但随之而起的，是人的说话声。有的是议论今天人的，有的是指点检阅台的，还有的是老乡见面，平时不在一个连队，现在见到了，便窜过队伍厮拉着见面，被排长连长又吆喝回去……

突然，大家不约而同安静下来。原来检阅台上有了人，一个参谋模样的人，在对着麦克风宣布检阅纪律，让大家学会两句话。即当军长从队伍前边走过喊“同志们辛苦了”时，大家要齐心协力地喊：“首长辛苦”。然后问：“大家听明白没有？”

大家齐心协力地喊：“听明白了！”

接着又让检查武器。于是全广场响起“稀里哗啦”的枪栓声。

武器检查完，整理队伍开始了。各级首长开始纷纷报告。一个连整理好，向营里报告；一个营整理好，向团里报告；一个团整理好，向检阅台报告。全广场清脆的报告声，此起彼伏。

最后全体整理完毕，队伍安静下来，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子接受报告。他站在指挥台上，从左向右打量队伍。我悄悄捅了捅班长：“这是谁？”

“师长。”

七点五十分，师长开始看表，接着开始亲自整理队伍。那么一个老头子，喊起“立正”、“稍息”，声音滞重苍老，加上那白发，那一丝不苟的严肃，让人敬畏和感动。于是人们纷纷踮起脚尖，前后左右看齐，使偌大一个广场，偌多的千军万马，成了一条条横线、竖线和斜线。好整齐壮观的队伍。整个广场上，没有一点声音，只有旗杆上的军旗，在寒风中“哗啦啦”地飘动。

八点整。军长该来了。

时间在“滴答”“滴答”地响，十五分钟过去，军长还没有来。师长在台上一个劲儿地看表。队伍又开始出现骚乱。“老肥”说：“别是军长忘了吧？”

“元首”说：“忘是不会忘，可能什么事给耽搁住了。”

半个小时过去，大家更加着急。这时王滴发话：

“看来这检阅不成了。”

正说着，大路尽头出现一组车队，转眼之间到了队伍前。是几辆长长的黑色轿车，明晃晃的。大家纷纷说：“来了，来了。”

于是立即精神倍增，“嗡嗡”一阵响，广场又安静下来。这次可安静得能往地下掉针，车门打开的声音，都能听见。接着从车上走下来一些人。有几个胖老头子，也有年轻的，还有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兵。年老的背着手，年轻的立即撤成散兵线，向四周围